

# 为柳青守墓的人

周养俊

近日回家看望父亲，闲聊中又说到《创业史》，父亲说皇甫村修建了柳青故居，想不想去看看。柳青是我最崇拜的作家，拜谒柳青故居当然高兴了。

父亲居住在韦曲，距离皇甫村柳青故居不远，不到20分钟我们就到了柳青故居，一个穿戴整齐的老头儿笑盈盈地走出门迎接我们，父亲介绍说此人就是刘田民，《创业史》里的才娃。我上前与其握手，对他表示敬意。刘田民摇着手说，没啥、没啥，都是应该做的。

刘田民现在是柳青故居的管理人员，他带我们参观了柳青故居，最后在柳青的工作室坐了下来，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讲起了柳青的故事。

柳青本名刘蕴华，笔名柳青，陕西省吴堡县人。柳青一生热爱写作事业，其代表作《创业史》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。更令人钦佩的是，在艰苦的岁月里，柳青扎根农村14年，为作家深入基层进行创作树立了榜样。

## 落叶（外一首）

赵国培

一片叶子坠落  
大地不由一颤  
格外心疼它啊  
轻轻搂在怀间

相约明年春天  
为它换身妆扮  
让它重在枝头上  
一展翠绿的新颜

## 蝉

把生命最后的歌声  
丢在秋风里

向大地抵达的尾音  
全部化为了感恩  
休止符啊  
跳动在阳光里  
宛如恋世的孩子  
始终不说“拜拜”  
不忍离去

## 长桥抒怀

严佳明

天空湛蓝，云霞似锦缎，  
宝带桥边。  
暮霭渐暗，  
一幅江南的画卷随之铺展。

行船推开了波澜，  
浪儿慢拍着桥岸。  
拨动的是江南乐弦，  
如琴如瑟相伴。

桥头石狮深情对望，  
饱览了烟火人间，  
阅尽了沧海桑田，  
一眼越就千年。

渔火点点，  
吴语声声让人醉眠。  
且吟，且看，  
数不清桥洞中月亮有几弯。

张世斌

我两次去过法国的沙隆市。这是座美丽的小城，尼埃普斯的塑像耸立在索恩河畔。

1875年尼埃普斯出生在沙隆，1826年夏天，他在一块铅锡合金版上涂上白蜡和沥青的混合物，制成了一块感光板，在自家的阁楼上对着窗外持续曝光了8个小时，然后用薰衣草油把没有曝光硬化的白色沥青混合物洗掉，露出金属板的深黑色，得到了窗外景物图像：左侧是鸽子笼，中间是仓库屋顶，右侧是另一座房子的一角。这就是目前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的《窗外屋顶》。

我曾多次专门到尼埃普斯塑像前，看着静静的河水，任思绪飞翔。

索恩河从这座小城穿城流过，在此形成了三叉，河面平静，偶见几只白天鹅在水中嬉戏，和平鸽也赶来凑趣，在岸边找食儿。

河水水面平静得几乎见不到波光，微风徐徐，空气净化过似的，物体倒映在水面上，尖顶的教堂、高高的水塔和飘扬着的蓝白红

# 尼埃普斯的故乡

三色国旗，横卧河面的两座铁桥，像架在仙境里一般。

傍晚，灯火初上，灯影漂在水面上，若静若动；夜深，河水在灯光簇拥下低声唱着歌慢慢地向西流去。

这景色都锁定在尼埃普斯的目光里。他的雕像就耸立在河畔对面街口中央，他手扶一架感光相机，仪态从容地注视着前方。雕像背后，是沙隆主城区，这里没有喧嚣，没有嘈杂声，没有叫卖声。恬淡，安静，怡然……

除了美丽的河畔，还有河岸一边紧邻马路的一排梧桐树，树枝被剪得方方正正，如果在夜晚，这方方正正的树冠就像建的房子。都说法国人浪漫，就这个画面而言，倒觉得这里的人做事仔细、严谨。

还有那精巧的建筑，不管是楼房还是教堂，一眼望去，单座尖顶的像塔，多座尖顶的像林，还有的像皇冠，像积木；颜色多彩：蜡黄色的，红色的，白色的，一座城就是一幅画。

由此我联想到法国的画，想到引领世界

离开柳青故居时，刘田民送我们到大门外，我再次向这位为柳青守墓43年的农民表示敬意，刘田民动情地说：“柳青伯是人民的作家，我是个普通人，虽然能力有限，但是我也要为人民做些事情。”

父亲当年因工作关系与柳青熟悉，柳青在皇甫时，他多次登门拜望，柳青曾送给他一本亲笔签名的《创业史》。已离休多年的他一直关注柳青墓、柳青故居的建设，参观后非常高兴，不断称赞刘田民做得好。刘田民摇了摇头说还有遗憾，也不知该给谁说。我们问他是什么事儿，他犹豫了一下才说：“柳青伯的墓碑上，马威没有，那碑上连马威的一个字也没有，心里总觉得不舒服。”他觉得马威是柳青的夫人，在皇甫工作多年，又和柳青合葬一处，是不是应该立一墓碑或者在柳青的墓碑上有所反映。

每年清明节，他都陪柳青的子女为柳青、马威扫墓。还有许多许多的来访者，刘田民也热情相待，甚至自己掏钱接待远方的客人。这些年，他接待过北京来的敬之、林默涵、周明等大腕，也接待过陕西省内的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陈彦等。

返回的路上，我们拜谒了柳青墓，在墓园前的崖畔上看到一丛丛红了的酸枣，在晚霞下闪闪发光，它们虽然个儿小，但颗颗晶莹剔透。

我想起了为柳青守墓的刘田民，他不就是这平凡、朴实、不显眼，却默默守护着土地的酸枣吗？

陆峰

我来时，是赛里木湖的秋季。  
湖畔就是牧场，牧民们在湖边打草，湖畔的草地上只有一垛垛四四方方的草垛站在旷野里，这些草料是牛羊们过冬的口粮。不久，牧区就会迎来漫长的冬季，草原上的草将枯黄，大雪也会覆盖整个草场。

哈萨克族的小伙子牵着几匹马在湖边徘徊，等待着游客的光临。这时节，骑上马，绕着湖缓缓而行真是一件妙事。

我租了一匹马，信马由缰而去。

赛里木湖除了那一汪蓝得纯粹通透得湖水外，远处的山峦也是极美的。若说湖水的美与天空别无二致，像是天空倒置在湖中，那么这黛青色的山石就是明明白白的分界线，告诉你，哪里是天，哪里是湖。

抬眼看，是不曾揉入杂质的蓝；向前看，是连绵起伏的黛青色；低眼看，是草原的满目金黄；草原上散落着点点白色，那是牧民们的毡房……荒凉与纯净，出尘与世俗，竟在此刻融洽了。

马儿大抵是在这里的“老员工”了，没有任何指引，把我带到了赛里木湖的源头取水处。我一时玩心大起，下马上去玩水。这是雪山水，水质像冰一样洁净寒冷。

在湖边坐下，马儿在我身边打了个响鼻，悠闲地散起了步。近处的水，清澈透明，水底每块石头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渐远一些，水就变成了流动着的青色，再远一些就是蓝灰色了。风从湖面上来，带着清冽的寒意，在我身旁转了个圈，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

天地广阔，唯此处静谧无声。

不期然，就想起了关于赛里木湖的水怪传说。诞生于洪荒时期的赛里木湖，一身都是故事。林则徐在《荷戈纪程》中写到“赛里木湖四面环山，诸山水汇巨泽，俗称‘海子’。考前有记载，所谓赛里木诺尔是也。东西宽约十里，南北倍之，波浪涌激，似洪泽湖，向无舟楫，亦无鱼鮀之利。土人言，中有物种如青羊，见则雨雹。水不可饮，饮将手足疲软，意雪水性寒故尔”。

我将马儿还给那个哈萨克族小伙子的时候特意问了一句：“湖里真的有水怪吗？”

“没有人见过。”小伙子回答。接过缰绳，反问我一句：“你知道赛里木在我们哈萨克族语言里的意思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小伙子笑得憨厚，说道：“祝愿丝绸之路行人平安。”

我愣了一会儿，随即也笑了，郑重道了谢，重复了一句：“平安！”

# 五彩山峦

黄淑芬

秋的气息一日比一日浓。

我老家在南方山区，属于丘陵地貌。山区的秋天给我的印象不是从突然吹来的凉爽秋风开始的，某日夜间的一场小雨才是山区秋天的序幕。

小雨过后的早晨，推开窗户，浅蓝色的天空像被水洗过一般澄澈明净。远山上，树叶的颜色一层与一层各自展示着不同的颜色，青中带绿，绿中又掺杂着明显的黄，这颜色犹如山间梯田层层铺开来。好天气不仅让人心情愉快，同时也怂恿着我要去走走看看。

行走山间，一簇微红映入眼帘，如手掌一般的枫叶，正迎着秋阳在微风中摇曳。南方的秋虽然不会突兀地显着变化，但处处似都藏着惊喜。空气中有一股似淡或浓的芬芳气味，十分好闻，禁不住深深地吸了几口。在微风的助力下，瓜果的香甜味弥漫山野，浓郁得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陶醉。拐一道弯闻着香去找，几棵挂满淡黄色果实的番石榴拦住了去路。鹅蛋大小的番石榴果，把枝桠压得弯下了腰。摘一个下来，先放到鼻孔下，深深地嗅一下它那股特殊的“鸡屎”味，然后用手擦去表皮上的灰尘再一口咬下去，“鸡屎”味中夹着果实的甘甜汁子，在嘴里瞬间散开。坐在一截枯木上，微凉的清风拂面而来，远处是将要收割的稻子，虽然被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，但仍旧随风一浪一浪舞蹈。山里昼夜温差大，稻谷收割一般要比平原地区晚收个十天半月。

野葡萄小心地藏在一堆草丛和藤条掩映的屏幕后，我还是发现了它们。挂在藤条上，黑里透红，裹着一层白霜的葡萄，像化了妆的样子。“好家伙，真会藏。”我自言自语。摘下葡萄，一看，手里它们“白脸”已经被我的指涂抹成了大花脸。再看葡萄的那个样子，像在外闯祸后受了委屈的孩子正堵着气呢。野葡萄皮厚肉少，吃起来口感不好，泡酒倒是很好的材料。

哦，还有野苦瓜，山里的秋天又怎么少得了野苦瓜这个家庭成员呢？野苦瓜像没妈看护的孩子，只有巴掌大小，身上的疙瘩比大棚里种植的苦瓜小，但是更密集，有密集恐惧症的人，是不能多看一眼的。红透的野苦瓜失去了苦味，可以当水果吃，瓜瓢红且很甜。

风中传来了说话声，我定神仔细寻觅发出声音的方向。原来，是从对面山坡上板栗林里发出的声音，说话的人一定是在捡板栗。那些板栗树有年头了，差不多是上个世纪生产队时期种植的。多年过去，板栗树已然高大挺拔，长得茂盛的甚至可以“独树成林”，而身体不好的树，树梢上的树叶正年见稀少，只有枝头上的板栗照旧一副老样子：裂开了嘴，露出黑油油的虎牙，兀自傻傻地笑。

上到山顶，视线顿时豁然开朗。丘陵地貌的山，一座连着一座，山下的农田，溪流泾渭分明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农田里的稻谷发出金灿灿的光。转一个身，山下风景呈现的角度和颜色又各有不同。在这美妙、魅惑的画卷中，我这个俗人也禁不住陶醉地将自己融入了画中。

山里的秋天，硕果繁盛，五彩斑斓。去山里看秋，来一场愉快的身心神游，让紧张、忙碌的神智得到放松，让心灵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消融。



《矢车菊》艾萨克·列维坦[俄]  
玛咖 供图